

非洲女皇号

外国影片研究丛书

非洲女皇号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8 北京

THE AFRICAN QUEEN

by C.S. Forester

Bantam Books, 1964

THE AFRICAN QUEEN

by James Agee John Hueston

Grosset & Dunlap, New York, 1969

内 容 说 明

本书为外国影片研究丛书之十六。故事讲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因失业而流落非洲的机械师与一位拘谨古板、恪守教规的女传教士因形势所迫，成为冤家伴侣。这对中年人在一条湍急的河流上，驾驶一艘废弃的机动游艇，排除了艰难险阻，完成了惊人的冒险——成功地击沉了一艘德军炮舰，同时双双堕入情网。

影片将战争冒险与性格喜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出场人物虽大部分只有男女二人，但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成为好莱坞名作之一。1952年获最佳剧本金像奖提名。片中男女主角分别由亨弗莱·鲍嘉和凯瑟琳·赫本扮演，鲍嘉为此而获得最佳男主角金像奖。

责任编辑：呼 冉

封面设计：张乃萱

非 洲 女 皇 号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建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625 字数：200000

1988年6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8061-3403/ISBN7-106-00028-0/J·0014

定价：2.30元

編輯例言

我们现在出版的这套“外国影片研究丛书”，作为一种新的尝试，终于同读者见面了。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书的目的，是向从事电影创作的同志们以及有志于写作电影剧本的一般读者，提供一批有参考价值的改编电影剧本，同时提供据以改编的原作或有关素材。通过这种编辑方式，读者可以对照阅读原作和改编剧本，这就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对两者进行分析研究的机会，从中看出原作和剧本在表现主题、安排情节、刻画人物和处理场景等方面的相同与不同之处；看出两种艺术手段，其中特别是电影手段的长处与局限。我们认为，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和比较，从某种意义来说，似乎要比阅读一些有关改编问题的抽象理论更易于得益。

就我们所知，改编向来是电影创作的一种主要方式。自从电影发明以来，世界各国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剧本是为数极大的。这些改编的作品，其原作有的是古典小说或戏剧，有的是影响较大的现代作品，其他诸如回忆录、传记以至新闻报道等也都可以成为改编电影的素材，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至于改编的结果，有的对原作做了忠实的“电影化”，即原封不动地搬上银幕；有的则取长补短或改头换面，甚或统摄原意，另铸新篇；有的大刀阔斧，删繁就简，使其线索单一、人物突出；有的则添枝加叶，大事繁衍。总之，凡是成功的改编无不都是各具匠心，妙用刀笔，形形色色，各有千秋。

然而，毫无瑕疵的样板式的模式是没有的，一成不变的艺术加工方法也不存在。我们向读者提供这套丛书，并不是想向读者提供什么范例，也并不认为这些都是无懈可击的成功之作。我们没有对这些作品的改编技巧进行什么分析评论，这一方面是囿于水平，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给读者造成先入之见，影响读者独立研究的兴趣。

最后，必须声明的是，这套丛书中有些是文化大革命前旧书的重版，如《罗马11时》，有的则是新编的。特别是新编的选题，按例应当除了作品本身以外，尽量编入一些有关资料，如原作者或改编者关于创作意图或经验的文章，有关的评论以至改编影片的剧照等等，这样就可以给读者提供更多有助于分析研究的材料。但是由于我们手头几乎没有任何可供编选的资料，这十年来“四人帮”肆虐的结果，使我们原有的资料散失殆尽，而近十年来的外文书刊则全付阙如。可以说，我们这套丛书的头几本在内容上显得比较贫乏，也反映了“四人帮”对电影研究工作破坏之严重。好在这套丛书今后还将继续不断地出下去，我们相信，随着各项工作的逐步恢复和开展，这种缺陷一定会逐步得到改进和弥补。希望读者热情予以批评和帮助，使我们出好这套丛书。

1979年春

目 次

非洲女皇号（小说）

… ……〔美〕C.S.福雷斯特著 李葆真译 （1）

非洲女皇号（电影剧本）

… ……〔美〕詹姆斯·艾奇·约翰·休斯顿改编

林瑞颐译 （161）

非洲女皇号

(小说)

〔美〕C.S. 福雷斯特 著

李保真 译

第一章

如果罗丝·塞耶是个娇弱吃不起硬的人，她早该病倒了，但是她看出她哥哥塞缪尔·塞耶牧师远比她病得厉害。他简直虚弱到了极点，当他跪下做晚祷时，那动作简直不象是有意屈膝而象是身不由主瘫倒下去似的，他举起的双手也不停地打颤。在她虔诚闭上双目之前的一刹那，罗丝看到那双瘦削、透明的腕骨简直跟骷髅一样。

夜幕在他们祈祷声中笼罩了下来，非洲森林的潮热也似乎越来越闷人。罗丝交挽着的双手湿漉漉的象是浸过了水，她还觉得衣服里面的汗淌得象小河一样；在她跪倒的膝盖后面已积了两滩水。正是这种感受才使已届中年的她能心安理得地不穿紧身衣——按照她家的家教，这是十四岁以上妇女出头露面时不可不穿的东西。说实在的，在中非洲穿紧身衣是绝对办不到的，尽管她为了白卡其上装下面空无所有而偶尔会在心中形成某些念头，但她总是毅然把它们当作邪念而排除掉。

潮热的压力使这种念头在庄严的祈祷时刻也居然重新冒出来了，但罗丝决然不顾而再度以万分焦急的心情聆听着塞缪尔所做的微弱的、断断续续的祷告。塞缪尔先祈求上帝指引他们一生中的圣职事业，饶恕他们的罪孽；然后他又习惯地恳求上帝祝福他们的教会，至此他的嗓门已越来越颤不成声了。他们为之献出一生的教会已不复存在了，那位冯·汉尼肯和他的部下已袭击了这一地区，横扫了整了村庄，将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人一古脑儿编进了他正在招募的中非德国陆军中去当士兵和担架兵了。牲畜和家

禽，锅碗瓢盆和食物，甚至活动的小教堂全被掠夺一空，只有教会的一座平房还孤立在空落落的旷地上。为此，当塞缪尔祈求到让降到人世间的可怕战祸快快过去，让残杀和毁灭止息，以便那些恢复理智的人们得以放弃战争而转向普天和平的时候，他声调中的怯弱气息消失了。而且当他求告到万能的主保佑英国军队使她安全度过最最深重的危机并将那批引起这场灾难的不敬畏上帝的军人们打个落花流水时，塞缪尔的声音更加响亮了。他的这番话里含有战斗口气，还有旧约圣经的味道，就和旧约里的塞缪尔当年为祈求打败亚玛力人的胜利而做的祈祷一样。

将头低到双手交挽处的罗丝，不禁唏嘘着“阿门！阿门！阿门！”

祈祷结束后他们又默默跪了片刻才站了起来。罗丝借着余光还能看到摇摇欲坠站在那里的身穿白衣和面孔苍白的塞缪尔。她没走过去点灯。如今德属中非正和英国交战，没人敢保第二天还能买到煤油或者火柴。除通过敌区外，他们已完全与世隔绝。

塞缪尔无力地说，“妹妹，现在我想睡。”

罗丝不曾帮他解衣——他们是受过严格教养的兄妹，不到他绝对无法自理的时候她是不会帮他的——但是他上床之后她仍然悄悄摸黑进去看他四周的蚊帐是否掩好。

塞缪尔说：“晚安，妹妹。”纵然在那汗出如浆的炎热中，他的牙齿仍在打颤。

她回到自己房间，尽管她只穿了一件薄的白睡衣，躺在绳床上的她却仍觉苦热难熬。她可以听到外面非洲之夜的喧闹，猿猴的啼鸣，困兽的急叫，河上鳄鱼的怒吼，还有她太熟悉以致于不曾注意到的、好似为这一切作伴奏似的群蚊不断在她帐外高奏的嗡嗡曲。

她可能在高温中折腾到半夜才睡着，但她醒来时天才破晓。一定是塞缪尔在叫唤她。她光脚匆匆走出卧房，穿过起居室，然后走进塞缪尔的房间。如果塞缪尔呼喊她时人还清醒的话，现在

却不然了。他口里大部分在说胡话。有片刻他似乎是在对他即将报到的审判台诉说了他一生的碌碌无成。

“可怜的教会，”他说，接着——“都怪德国人，德国人啊。”

不一会儿之后他就死了，罗丝不由在他床前痛哭哀泣。一阵悲哀过去之后她慢慢立起身来。黎明的太阳正渗进了丛林并照亮了孤零零的旷地，她就留下了孤身一人。

继她的悲哀而来的恐惧不曾延续多久。罗丝已活到了三十三岁，而且在中非的丛林里已经居住了十年，因此她除了纯朴的宗教信仰之外，还养成了能够不求人的自立本事。当她陪着死人站在静悄的平屋时，她不久便在心里燃起了一股痛恨德国人的火焰。她对自己说如果不是冯·汉尼肯灾难性的横征暴敛伤透了塞缪尔的心，他是不会死的。是十年心血毁于一旦的惨景才杀死了塞缪尔的。

罗丝告诉自己，德国人的灵魂里具有较塞缪尔之死更可恶的罪恶。他们破坏了上帝的工作；罗丝丝毫不怀疑，由一股几乎是百分之百非教徒的土著组成的军队在丛林里进行一场战争之后，是不会有有什么基督教的信仰留下给教徒的。

罗丝对于森林非常了解。她约略想象得出在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进行一场战争的结果。即使教会有几个得以幸免的教徒，他们也决不会寻路返回教会——即使有人返回，塞缪尔也已去世了。

罗丝企图使自己相信：这项破坏神圣事业的罪行，要比导致塞缪尔死亡还要严重，但她办不到。她从童年时代就已经热爱和钦佩他的哥哥。她的父母虽是虔诚基督徒，而且从来不惜用棒头管教孩子，那时也已唯他的命是从，而且很尊重他的意见。完全是为了他（她）的社会身份，才得以越过一道无可逾越的鸿沟，从一个小买卖人的女儿升成一个牧师的妹妹。十二年来她一直是他的女管家，是最最景仰他的人，是他最忠实的门徒，又是他信

赖得过的助手。她现在对一个置他于死地的国家怀有深仇大恨，是毫不足奇的。

而且，她自然看不到问题的另一面。冯·汉尼肯所驻殖民地有黑人百万，他手下的白人不超过五百，而且黑人中知道自己是德国麾下臣民的仅有数千人而已。如今冯·汉尼肯所面临的任務却是保卫德属中非，反击即将来犯的压境大军。他的责任是顽抗到底，尽量多也尽量长地占领敌区，必要时阵亡在最后的壕沟里，而让正式战役在法国决出胜负。如今海上已为英国人所控制，期待外援决不可能；他必须独力拼搏，而敌区的援军则可以自由到达，丝毫不受限制。为此，为了继承釜底抽薪的德国军事作风，他征召了境内所有的男女老少，并将一切能到手的粮食物资掳得一千二净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罗丝觉得他无可原谅。她记得她一向不喜欢德国人。她记得和哥哥初到时，德国官员的盘查和限制就已使他们不胜其烦；他们以轻蔑藐视的态度对待他们，而且还怀有德国官员对无故闯进德国殖民地来的英国传教士的天生疑忌。她觉得她憎恨他们的态度，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法律，还有他们的理想——事实是，1914年8月席卷世界其余部分的国际仇恨浪潮，已冲昏了罗丝的头脑。

她的为道殉难的哥哥，不是祈求英军的胜利和德军的失败么？她垂目望着死者，心头涌起滔滔不绝的他可以用来应付现状的旧约中长短经句。她渴望为英国痛击一下那些亚玛力人、非利士人和玛云人。然而，即使在她浑身感到热血沸腾的时候，也不禁为这种胡思乱想的不切实际而憬然自责。如今她正独自在中非洲的森林里，和一个死人独处。她想有所作为是决不可能有机会的。

但就在这一刹那间，罗丝穿过阳台向外望时，她见到“机会”正小心翼翼地旷地的边际向她这里窥望。她不曾认出这便是“机会”；她做梦也没想到那个露面的男人，将要成为她为英

国出击敌人的工具。当时她所认出的只是受雇于河上游二百英里外比利时金矿公司的一个伦敦佬、工程师奥尔纳特而已——是个典型的非基督徒，而且要遭到她哥哥白眼的人物。

但这是一张英国面孔，而且是一张亲切的面孔，一见到这张面孔使她愈加体会到独处森林的可怖性。她三脚两步冲到阳台上招手，向他表示欢迎。

第二章

奥尔纳特仍然神色慌张。他谨慎地四周看了一圈，才挪步从土著的园地里走了过来。

他走到她跟前时问：“人都上哪儿去啦？”

罗丝答：“都跑啦。”

“牧师先生——你哥哥呢？”

“他在里面——死了，”罗丝答。

他们虽然站在炽热的阳光中，她的双唇却在颤抖着，但她决不甘示弱，嘴巴一抿，又恢复了往常的刚强气概。

“死啦？太糟啦，小姐，”奥尔纳特说——但显然他这会儿的同情只是随口敷衍，因为奥尔纳特过于提心吊胆，他一时只能想到一个话题。他还得继续向下问。

“德国人来过这里了吗，小姐？”他问。

“来过了，”罗丝说。“你瞧。”

她手一挥叫他看村子正中的圆场。如果不是冯·汉尼肯来过，这里应该是熙熙攘攘的土著市场，到处有带着鸡和蛋，以及上百种易货商品的、有说有笑的黑人，成百名光屁股、鼓肚皮的儿童跑来跑去，还可以见到几头牛，还有妇女在园地里干活，可能还有刚从河那边满载鲜鱼而来的男人。而今，却一无所有，只剩下光秃秃的地面和一圈无人居住的草房，还有团团包围着草房的静悄悄的森林。

“简直象地狱，对不对，小姐？”奥尔纳特说。“我从利姆巴席回到矿上的时候，情形也是一模一样。所有东西被扫得一干

二净。比利时人遭了什么殃只有上帝知道。还要求上帝保佑他们才好。我可不愿在森林里当那个有玻璃眼的高汉子的俘虏——那人叫安尼肯^①，对不对，小姐？矿上一点动静没有，幸而逃出的一个土人来报信才知道。那些土人一听到消息统统逃到林子里去了。不知道他们怕的是我，还是德国人？都在夜里溜光了，只剩下我和一只汽艇。”

“汽艇么？”罗丝机警地问。

“对，小姐。‘非洲女皇’号。我原是开着汽艇沿河到利姆巴席运杂货去的。上面一带虽听到了打仗的风声，但他们认为冯·安尼肯不敢打，就将货物点交给我并让我回来了。我一直在想，形势不会象他们所说的那么轻松的。敢说他们现在一定尝到苦头了。敢说冯·安尼肯对他们也象矿上一样被抢个精光了。幸而他没捞到汽艇，也没有捞到汽艇上我敢说他想要的一切货物。”

“是些什么货？”罗丝问。

“爆炸胶，小姐。总共八箱。还有罐头食品，还有焊接轧碎机用的一圆筒一圆筒的氧气和氢气。许许多多的东西。敢说这些对老安尼肯都是极其有用的呢。那是没错儿的。”

他们一起进了平屋，一意识到是站在死者遗体前，他立即取下了那顶旧的遮阳帽。他低下头来，就仿佛成了锯了嘴的葫芦说不出话来了。尽管谈到战争或自身经验时他能说会道，但面对死者他却讷讷不知所云，幸而眼前倒有一句现成话。

“对不起，小姐，他死了多久啦？”

“他是今天清晨死的。”罗丝一面回答一面心里也产生了已在奥尔纳特心里形成的同样念头。热带的死人必须在六小时内入土。而奥尔纳特还有一项更加紧急的愿望，那就是迅速离开此地，迅速退到远离德国人、退到他们注意不到的大河岔里去躲起来。

^① 伦敦佬吐音不准，将汉尼肯读作安尼肯。——译者

“我来埋他，小姐，”奥尔纳特说。“你就别操心了。小姐。我办得了。丧葬仪式我略知一二。我听得多了。”

立刻予以合作的罗丝忍住颤抖的双唇说，“我这儿有本祈祷书。我可以朗读经文。”

奥尔纳特又走到阳台上。他那闪动的目光先向森林边际扫视一下，看看有没有德国人，然后才察看旷地上有无掘墓的地点。

“就在那边的地方最好，”他说。“我想那边地面松软而且有树阴，他会喜欢的。家里有铁锹么，小姐？”

咄咄逼人的形势重重压在奥尔纳特心上，以致在掘墓的严肃时刻也忍不住说——

“小姐，我们最好快些，怕德国人再回来。”

当埋葬结束，满腹哀思的罗丝站在只竖一个简易十字架的墓前时，奥尔纳特在她身边急得直转悠。

“小姐，快到河边去吧，”他催着。“我们得快点离开这里。”

从森林到河边要走过一条陡峭山道，到达沼泽区时，路糟得寸步难行。有时泥淖深可及膝。他们歪歪倒倒地向前挣扎，为了背负罗丝的一点随身衣物而累得汗流浹背，有时要扶着树根才能站稳。每进一步他们都会嗅到越来越浓的来自河边驴蹄草的味道。最后，他们从茂密的林木中走进了眩目的炎日之中。河边泊着系在铁锚上的汽艇。汹涌浑浊的河水不住地在铁锚四周的链条和绞索之中打漩，激成哗哗的响声。

“小姐，你当心，”奥尔纳特说。“把脚踩在那个树桩上。那就对了。”

罗丝在那对她将极为重要的汽艇上坐定，四周打量了一番。汽艇不过是条三十英尺长的低矮平底船，完全不配“非洲女皇”的显赫名号。它的油漆已经斑驳陆离，并且散发着腐朽的臭气。一块破烂的天篷遮住了占地六英尺的船尾，船中央安置着引擎和锅炉，一个又粗又矮的烟囱比天篷只高出一点点，罗丝感觉得到

除了太阳的热气外，自己的座位下面也散发着一股热气。

奥尔纳特在舱底对着发动机跪下，说：“对不起，小姐。”便撮起满满一簸箕热灰往船外倒，引起一阵哧哧啦啦和劈劈啪啪的响声。他从身旁的柴堆里抽出木柴将炉膛塞满，不一会儿烟囱就冒出烟来，而且罗丝也能听到烟囱呼呼来风，发动机开始呼呼价劈劈啪啪起来——罗丝后来十分熟悉这一连串的声响——接着便冒出一股股的灰色水蒸气。事实上发动机本身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从四面八方冒出来的蒸气。奥尔纳特瞄着船的吃水深度，往炉膛里又塞进几根柴，然后转过发动机向前一跳，到小起锚机旁哧里哧啦地将锚起了上来，身上的汗水犹如一条条小河。锚出水之后，湍急的流水将船向岸边冲去，他又冲向发动机。只听得哧哧一响，罗丝觉得下面的螺旋桨转动了起来。奥尔纳特用一根长篙向泥泞的岸上使劲一杵，又迅速将篙收回船上，接着又冲到船尾的舵柄处。

“对不起，小姐，”奥尔纳特一面说，一面不客气地从她身旁冲过去，一把抓住舵柄，才使船不致冲回岸边。他们在哧里哧啦声中将船开动，向滔滔浑浊的中流驶去。

奥尔纳特说：“小姐，我想我们应该开到一座无人看到的小岛后面，再谈谈下一步的行动。”

“我认为那是上策，”罗丝说。

乌兰嘉河的航道到了这一段，便有些主岔难分了。它有时绕弯，有时环曲。两岸多是沼泽地带，而且水中小岛星罗棋布——甚至往往在某些河段看来有一二十条水道穿林渡石而过。“非洲女皇”号咕嗞咕嗞地逆流而进，在她出发的那片宽广弯道里来回搜寻航向。隔岸半英里的上游处出现了五六条水道，奥尔纳特便扭转船头直向其中最直的一条驶去。

奥尔纳特说：“小姐，能请你就照这样将舵稳上一会儿么。”

罗丝默默地抓住了铁杆；手烫得几乎象火燎一般。她紧紧抓住它，觉得稍微动一动“非洲女皇”便服从地改变航道，这简直